



砖台上的星光

◎ 陈伟

3月，繁花如朝霞，开在青石板路旁。谡光抱着教案，穿过镇中心小学的垂花门。3年前，这个全县最年轻的师范生，曾将褪色的朱漆木门视作殿堂之门。他记得自己第一次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“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”时，台下40余双眼睛亮若星河。

来到宿舍里，窗外淅淅沥沥的小雨让他心烦意乱。揉皱的信纸上，大学同窗的字迹刺眼：“谡光，上海外滩的霓虹比咱们当年在县文化宫看的灯会还亮十倍。”

冬天，在教师考评会上，校长扶了扶老花镜，疑惑而不满地说：“小谡，你带的班级怎么退步不少哇？”

不久，他被安排到偏远的云岭村小锻炼。母亲送他到村口，往他行囊里塞了好多茶叶蛋，滚烫的温度透过背包烙着他的脊梁。

“光儿，妈知道你心里的委屈。可这山里娃也需要好老师，你去了说不定能改变他们的命运呢！”母亲轻声说。谡光抬起头，看着母亲布满皱纹的脸，眼睛微微发红：“妈，我会的，我一定会尽力的。”

谡光机械地重复着备课、上课、批改作业的日常，直到那个裹着槐花香气的儿童节清晨。那天，村里6岁的小女孩阿坤用青灰色的断砖垒成方台，就为能好好看看学校举办的文艺汇演。“你能帮我站上去吗？”阿坤面对自己用断砖垒成的方台，有几分为难，抬头求助恰好走过来的谡光。

后来，谡光在日记里写道：“阿坤踮脚张望的身影，让我想起了那些翻山越岭走十几里山路来求学的孩子们。他们或许没有华丽的舞台，但有着纯真的渴望和坚韧的性格。那一刻，我明白了，我要点燃他们的希望之光。”

阿坤的家在村子的最东头，父母常年在外打工，她跟着奶奶生活。奶奶腿脚不便，阿坤得学会自己照顾自己。她还不到上学的年龄，每次看到学校里的哥哥姐姐们，眼中总是充满羡慕。

这天，阿坤听说学校要举行文艺汇演，就匆匆赶来。虽然错过了开场，但她不想再错过任何一点快乐的时光。

从那以后，谡光仿佛变了一个人。他开始重读教育学著作。而教室窗台上的玻璃瓶里，总有学生悄悄插上各种野花。

毕业20周年同学会上，有人问起谡光，为什么之前拒绝了调往省城名校的机会。他掏出手机展示照片：云岭村小新建的多媒体教室里，阿坤作为支教老师，正带孩子们用VR眼镜“攀登”珠峰。

“当年，我们都想触摸星辰。”谡光望着窗外的桃花树，平静地诉说，“后来才明白，真正的星光，要弯下腰才能看见。山里的孩子，就像这桃花一样，都有着灿烂绽放的梦想。而我，愿意做守护他们梦想的人。”

六指山楂树

◎ 高会丽

春阳斜斜地爬上阳台时，我正窝在藤椅里打盹。蚕丝被软乎裹着身子，晒得人像块快要融化的麦芽糖。忽地被一串咯咯笑声惊醒——不必探头，准是那群小淘气又在“六指”山楂树上耍闹了。

这棵树生得实在古怪。树桩不过小凳子高，却敦实得像个石墩。顶上六根枝杈歪七扭八地支撑着，活脱脱像只朝天张开的巴掌。不知谁起的头，院里老小都管它叫“六指”，倒把正经树名给叫没了。

刚搬进小院那年秋，撞见满树红果压枝的盛景。这些圆滚滚的山楂，竟比街上卖的糖葫芦还水灵——圆圆的樱桃外形，通红小脸，包子褶皱般微微裂开的嘟嘟小唇，以及布满全身的小雀斑，太让人喜欢啦！

我打小在北方吃惯山楂，头回见到活的果树。看山楂在枝头挤挤挨挨的憨样，像是千百个红灯笼在风里晃荡，心里头就是欢喜。

这树也实在有趣：矮墩墩的树干磨得油亮，活像老辈人爱坐的马扎。寒冬里顶着一头雪，倒比戴棉帽的娃娃还精神。最绝是六根歪脖子树杈，成了孩子们的宝座，坐的靠的，躺的挂的，怎么折腾都稳当、都有趣。

开春时它最沉得住气。杏花梨花开得闹哄哄，它依旧安静从容。直到时节滑进3月底，谢了花朵的杏树、梨树、樱桃树，已经挂出青涩的小绿果，它暗灰色的老枝上才慢慢悠吐出点绿芽。凑近看，那绿色的新芽泛着点点娇嫩的青黄，那新叶蜷得像婴儿攥紧的小拳头，被鸟雀吵得直打呵欠。也许是树干粗糙、树皮皴巴，背景色过于黯淡的缘故，枝端嫩生生的小芽，被灰扑扑的老树皮衬着，倒比满园春花还招人疼。

谷雨前后，它总算舍得开花了。白生生的五瓣花，远看和梨花像姐妹，近瞧花蕊强壮浓密，细柔的花瓣边缘微卷，三五朵紧凑在一起，一簇簇半遮半躲在绿叶里。风吹过，雪片子似的花瓣往砖缝里钻，把整个院子都“腌入味”了。

如今青砖缝里都长了草，可每年秋里，那六根歪杈照样举着红果等人摘。新搬来的娃娃举竹竿打果，老住户蹲在树下捡漏，谁也没注意树皮上还留着前年刻的身高线。这株六指山楂树啊，早把自己长成了院子的魂。

看麦子

◎ 张翼

人，戴个草帽，再拴上片塑料薄膜。一起风，草人摇头摆尾，塑料薄膜呼啦啦响，这叫极简版看麦子神器。麻雀们也就知难而退，不大敢跳到麦捆上大快朵颐、胡吃海塞。其实，只要腿勤眼快，麦地里遗落的麦穗、麦粒，也够它们嘴油肚圆，过个肥年。

还有一种“看麦子”，则是早些年的时候为了防盗。新麦养人，据说谁家哪块地里麦子长势特别好，或者是新品种，保不齐就有人借着月色去“借”一捆两捆回去，吃口鲜香，或是给自家留麦种。主人家这时就得多费点力气，起初是自个儿或雇人在麦地里搭个窝棚守着麦子，后来就想方设法早早地把麦子割倒了，拉回家放到自家场院里，白天拴着狗，晚上开着灯。直到天干物燥、打碾归仓才放心。现在，早

春天看麦子是技术活。明面上的长势是一方面，4、5月间的蹲高则需要预测，其间要不要松土施肥或者担水上山适当浇灌，全靠种地人的一双火眼金睛。就像有经验且有品行的牧羊人，一定晓得寒冬腊月让羊儿们到麦地里撒个野，啃几口绿叶解馋补膘，无可厚非。若是立春、雨水之后，麦苗返青了，还让羊儿们跑到人家麦地里偷吃，那就非常严重了，这时候的麦苗，每一枚能支棱起来的叶片，都是将来茎秆粗壮、籽实饱满的撑持和保障。

夏天“看麦子”，属于上保险。有段时间，五黄六月抢收麦子，人力物力都不大跟得上，赶着阵雨天抢割下来的麦子，捆好了，在地里摆成行或堆成摞，要防止麻雀来吃，得看着。这时候就用得上民间智慧了，想办法在麦垛旁边扎个草

峨边走笔

◎ 久胜

峨边彝族自治县位于四川省乐山市西南部，峨嵋山南麓，大凉山北麓。峨边县城较小，漫步其中，时常能遇到一些彝族妇女在街边刺绣。著名的大渡河穿城而过，涛声像是动人心魄的交响曲。

从我住的地方出发，行百余米，见北边有一山，山上有亭。问当地人，说山叫背峰（背风）山。上山的阶梯无数，顿觉腿软，只有远远看着，拿手机拍照若干。当地人说，彝族人称呼这座山“矩勒背惹”，大意是要经过一番艰苦努力才能攀到山顶，也暗含着彝族人不屈不挠奋斗的精神。转过路口，就来到大渡河的桥上。桥窄，桥下流水湍急。桥下有个貌似老桥墩的东西，远看像个大石龟。我对大渡河并不陌生，眼前的大渡河正是带着高山雪水奔涌而来，它将逶迤前行，奔乐山大佛而去……

天气寒冷，但大渡河里还有人在游泳，他们或顺流而下随着波涛上下起伏，或逆流而上，在水里奋力扑腾。沿着石阶，我们走到了河边，拍了一段大渡河的视频。看着东去的大渡河水，思绪万千，想起了大渡河上的漂木工。明代，朝廷在四川采办皇木，现在汉源县皇木镇得名应与此有关。茶马古道上背夫，人称“背二哥”，大渡河里有木材漂运人，人称“漂二哥”。漂二哥为木材出川，支持国家建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。

现在的大渡河再也看不到那些漂木和漂二哥了，但看到冬泳的那些人，不禁让我的眼前又幻化出若干的漂二哥在放排，他们用号子、激情乃至生命，搅动了大渡河。

梨花树下的岁月静好

◎ 耿艳菊

房檐下，寂静了一年的燕子的家又热闹起来，两只燕子飞来飞去，忙着修补家园。

小院子里的梨花开了，在燕子的忙碌里尤其静谧安闲。我捧着总也看不完的《红楼梦》读一会儿就停下来，和姥姥脚边的小白猫玩闹一会儿。

春日里难得的清闲时光，姥姥收拾完家务，把锅碗瓢盆安顿好，就安安然然地坐在梨花树下绣花。她的眼神真好，手也巧，一朵粉红色的牡丹花在我玩闹闹闹间就盛开在她的手中了。

梨花白，牡丹红，还有我们春风满面的笑脸，还有湛蓝的天空里云雀的歌唱，还有燕子的轻舞飞扬，还有小白猫的慵懒和调皮……春日里婉约明丽的家常画卷，小心轻放，收藏在浩浩光阴中，“年年仍岁岁，故故复新新”。

姥姥喜欢绣花，绣花开富贵的牡丹，绣连绵不断的缠枝莲，绣吉祥喜庆的喜鹊登枝。姥姥也绣字，如“一生平安”“福”“快快乐乐”“锦绣”等，不管是花还是字，都有着美好的祝福和寓意。

我喜欢看姥姥绣花，这时的她和忙着在厨房里做饭的她不一样，十分温柔有耐心，眉眼含笑，说话也轻声细语的。也许想着念着这些美好，她整个人从内到外都散发着美美的气息吧。

姥姥也是心灵手巧的人，姥姥绣花的花样子是姥爷画的，字是姥爷写的。姥姥坐在梨花树下绣花的时候，姥爷也喜欢在花下。这时候，他是有闲暇的。田里的麦子已施过肥，让它们在春风里尽心地长吧。菜园里的蒜苗呀芫荽呀韭菜呀菠菜呀小葱呀豌豆呀，都已经浇过水了。

姥爷在花下像个孩子一样专注地做手工，那些木头在他手里灵动得很，一会儿没注意，就变成了一个板凳，或者是一把小椅子。

别看姥爷话不多，看上去还有点严肃，但做这些的时候，和姥姥一样，脸庞总是那么柔和可爱。他还喜欢一点风雅，不做木工的时候，就把他的那一套宝贝的桌椅搬到梨花树下，铺纸磨墨，练他喜爱的书法。

寻常人家闲庭院，风轻轻吹，花静静开。

所谓放排，就是从上游的林场向下游运送木材的一种方式。上游的人将伐下的原木滚到江里，再用绳和大铁钉将三层原木扎成一个木排，然后将十几个木排连成一串，并在上面搭建小帐篷。漂二哥生活在木排上，负责把这些原木送到下游接货人的手里。江上放排并非浪漫之事，江上一漂，并非任我行的逍遥，不少放排人消失在湍急江水中。

现在，落后的放排已不复存在，只剩大渡河涛声依旧。

晚饭后，我们到“记忆峨边”文化街区打卡。这个街区被划分为“远古呼唤”“一步千年”“走向新生”“燃情岁月”等几个部分，既让人对彝族历法、毕摩文化、古彝文等峨边的历史文化有了了解，又生动展示了新时代峨边的发展变化。我在朋友圈发了几张照片，好多朋友都说曾经去过，都给了这个街区较高的评价。看来，是我来晚了。

峨边原创民族音乐剧《美神·甘嫫阿姐》、毕摩经诵等表演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。

晚上，在住处品尝峨边的老鹰茶，茶色与其他地方的老鹰茶无异，口感也清香醇厚。关于老鹰茶的传说也多，其中一种说，诸葛亮的兵士在峨边射箭坪燃火造饭，惊动了树上的老鹰，让茶叶坠锅，兵士饮后，消渴解乏。诸葛亮后来将此茶命名为老鹰茶。品着老鹰茶，夜色已深，窗外的大渡河不舍昼夜地流淌着，我也仿佛置身旧日时光里，那些毕摩的面孔，那些漂二哥的身影，那从树上飘落的茶叶……



等一等

◎ 聂熙恩

还记得小时候，父亲总是家里最忙碌的那个人。每天天还没亮，他就出门工作，直到夜幕降临才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家。但无论多晚，只要我还没睡，他总会来到我的房间，摸摸我的头，给我讲一个简短的睡前故事。那时候，我最期待的就是晚上和父亲相处的这一小段时光。

有一次学校组织亲子运动会，要求家长和孩子一起参加接力赛跑。我兴奋地报了名，满心期待着父亲能陪我一起。比赛那天，我早早地来到学校，在操场上焦急地等待着父亲。看着其他同学和家长已经开始热身，我的心里越来越着急。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，父亲却还没有出现。就在我快要失望的时候，父亲气喘吁吁地跑来了。他的头发有些凌乱，衣服上还沾着灰尘，显然是刚从工作的地方赶过来。他看着我，眼中满是歉意，说：“儿子，对不起，爸爸来晚了。”我虽然心里有些委屈，但看到父亲疲惫的样子，还是原谅了他。在比赛中，我和父亲配合默契，虽然没有拿到第一名，但我们都很开心。那一刻，我明白了父亲为了这个家付出了很多，他在努力工作的同时，也在尽力抽出时间陪伴我，只是有时候会有些力不从心，我应该等一等他。

随着我逐渐长大，父亲也慢慢变老了。他不再像以前那样精力充沛，动作也变得迟缓起来。有一次，我们一家人出去爬山。刚开始，我精力充沛，脚步轻快，很快就把父亲甩在了后面。我在前面一边走一边拍照，等我想和父亲分享美景的时候，才发现他已经不见了踪影。我赶紧往回走，在一个山坳处找到了父亲。他正坐在一块石头上，大口喘着粗气，额头上满是汗珠。看到我，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：“人老

了，爬不动了，你走那么快，我都跟不上了。”看着父亲疲惫的样子，我心里一阵发酸。小时候，父亲总是走在我前面，带着我探索世界；如今，他却落在了我的后面。我在他身边坐下，说：“爸，不着急，我们休息一会儿再走。”休息好后，我放慢了脚步，和父亲并肩而行，一路上给他介绍我看到的风景，听他讲他年轻时爬山的趣事。

如今，父亲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也大不如前。有一次，我给他买了一部新手机，想教他使用微信视频通话，这样我们即使不在身边也能随时见面。我耐心地给他讲解，可他总是记不住步骤。我有些着急，语气也变得生硬起来。父亲看着我，像个做错事的孩子，小声说：“我年纪大了，脑子不好使，你别着急，再教教我。”听到父亲的话，我突然想起小时候他教我骑自行车的场景，无论我摔倒多少次，他总是耐心地鼓励我，从不曾对我发脾气。而现在，我却因为一点小事就对他失去耐心。我调整好情绪，重新开始教父亲，一步一步，不厌其烦。终于，父亲学会了视频通话。当他第一次和远在外地的亲戚接通视频时，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。

在亲情的世界里，我们总是在不断成长，而父母却在慢慢变老。小时候，他们等我们学会走路、学会说话；长大后，我们也应该等一等他们，等他们跟上时代的步伐，等他们适应生活的变化。等一等，是一种理解，是一种包容，更是一种爱的体现。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，多一些耐心，多一些等待，用爱去陪伴父母走过人生的每一段路，就像他们曾经陪伴我们一样。因为，亲情的温暖，就藏在这一次次的等待之中。